不時奮起 辦媒體

兩年前我說錯了
媒體型社團不是生死交替
他們是：不時奮起



sense , editorial staff
07`April

兩年前的九月，《杏園》雜誌停刊滿一年。出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急迫感，我找了幾個學弟妹，一起編了實驗性的新刊物：《杏園SENSE》。

那份16頁的迷你刊物出版後，直到現在，有兩個情境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
Scenario 1 你們越作越差

某天，社務部的同仁請來某家報社的主管，主講「媒體行銷與社團經營」。說著說著，他拿了我們那本小刊物當起例子：

…就好像，上禮拜杏園社的幹部拿你們以前作的雜誌，跟你們後來作的給我看；我說，其實你們越作越差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們沒有掌握到『行銷』的要領…」

我坐在台下聽這句話，感覺有人用右手打了我左臉一巴掌。之後，我耐心地看這位講者把「置入性行銷」表演得淋漓盡致。演講結束後，我在一片嘈雜聲中安靜離開。

Scenario 2 這個很重要

有一回，我意外得到一個機會，去赴一個出版界前輩的晚宴。那其實是一場「文化戰友」間的聚會。作為晚輩，我在一旁聽得多、說得少，卻十分入迷。聊著聊著時間晚了。走出了餐廳，前輩們站在門口又聊了起來。這時，我鼓起勇氣，從包包裡拿出我們那本小刊物，跟前輩對話：

「…您常說我們這一代少了一本《文星》可以讀，我的心情可能跟您很像。總覺得校園裡少了一本雜誌，乾脆就捲起袖子，自己來編、自己來寫了。」

前輩翻到我們介紹格瓦拉(Che Guevara)的文章，就興奮地談起這位革命英雄。談到一個段落之後，站在月光下，前輩指著那份薄薄的刊物，對我說了五個字：

「這個很重要。」

既古典又現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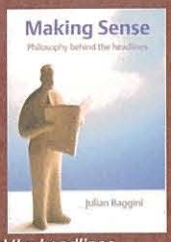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回頭看，兩年前「埋鍋造飯」的脈絡才漸漸清晰：對一個醫學大學的編輯社團而言－**學校沒有傳播科系，成員沒有新聞專業背景，未來也不以大眾媒體工作為職志**－在這種時空環境下，我們是不是還要行禮如儀、有模有樣地實踐傳統的「媒體」理念？是不是要跟著寫「堅持客觀」、「第三人稱敘述」、「倒金字塔式」的新聞報導？

傳播科系的學生參予校園媒體，很可能是一種「實習」。那麼，對我們而言，傳播的價值是什麼？正當性是什麼？方法又是什麼？簡單地說，我們自問：**要說什麼？對誰說？怎麼說？**

這樣的自我質問，在06-07年之間，與「**公民新聞學**」(Citizen journalism)的崛起不期而遇。



日本同名男裝雜誌



《Making Sense》
Philosophy behind the headlines,
by Julian Baggini
《新聞挖挖挖：頭條新聞背後的哲學思索》
參田出版

同樣是出於一種價值的重估－「公民新聞學」提倡由公民自己來編寫新聞－**它是一個或一群公民，主動蒐集、分析、報導新聞和資訊的積極行動**。更簡單地說，它要把「說故事」的權利，從大眾媒體的手中要回來。06年《Time》將年度風雲人物頒給「You」，正好為這種「**人人都是媒體**」(We Media)的新價值留下見證。

既卑微又驕傲

兩年前我們提倡「**為杏園寫稿**」：掌握各領域內容的人，如果覺得某些議題沒人關心，必須自己跳出來寫；在文章的形式上，我們則追求「**簡潔、好讀、有觀點**」。當我在06年，讀到輔大的陳順孝老師，以「**動人的故事•進步的知識**」作為生命力新聞網的標語時，這才發現：我們企圖在醫大校園裡作的事情，可能是一個Global trial的一小部分。

一群小眾，想透過發行一本小冊子(pamphlet)探索新理念，也許不是一件太偉大的事情。跟許多嘉年華式的活動比起來，這樣的行動可能也太寂寞、太不熱鬧了。不過，我們看06年《亞洲時代周刊》的〈the Best of Asia〉專輯中，將「Best for the mind」(對心靈最好的事物)頒給了台灣的《漢聲》雜誌。對某些外國人而言，《漢聲》雜誌作的是文化輸出(culture export)的工作。從某方面看來，一本雜誌也許就足以讓一個國家挺身而出。

安安靜靜　最大聲

06年的台灣社會，各種不同的力量混搭，在街頭上開起了轟趴。最嘈雜的那段日子裡，有天我在報上讀到一篇專欄，作者說：

「如果可以，這回我真想一個字都不寫。就讓這一塊專欄留白，安靜地躺在報紙的左上角。」

讀到這一段，我微微地顫動。

過去一年，大概是我們的社會最急著要「答案」的時候。在《seNse》編輯的中途，我常想：校園裡如果多了一本雜誌，會「熱鬧」一些？還是會「安靜」一些？如果對讀者是一種騷擾，某些議題「留白」是不是好一點？反過來，如果閱讀一種論述能讓人心安，一本看似「安安靜靜」的刊物，會不會反而「最大聲」？

不時奮起　辦媒體

雜誌送印前，我們到印刷廠估價。我拿出41期《杏園》，業務經理一眼認出那是幾年前他們承印的。我說：那本雜誌暫時停刊了。他說：「**對嘛，我記得你們總是每隔幾年，就又有人會過來，說要出刊物了。**」我聽了之後很震撼。沒想到，我大學編輯生涯最終想下的結論，不過就是一個印刷廠經理的觀察結果。

兩年前，我用「生死交替」來理解學生刊物常見的「**停刊、復刊、再停刊**」現象。不過，兩年來，沒有什麼東西真正「生」過、也沒有什麼精神「死」去過。對我而言，只有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刺激，決定出刊的無力感或急迫感。

我當時說錯了。**媒體型的社團，不是生死交替，他們是不時奮起。**Sense